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八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張元任

晦庵集卷八十二

宋 朱子 撰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名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畧云别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令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搔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顧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備儲熈寧中本路截撥及别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税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饑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令歲上供斛米皆未宜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他路般運賑濟如此開

述朝廷必不訐荷知眷之深輒
爾僭言想加恕察不一某惶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

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吕伯恭日記

觀吕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閲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内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来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目録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棓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

編視示感歎之餘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畫卷後

淳熈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奭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陽公金石録序真蹟

集録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令順伯嗜古

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畧識于此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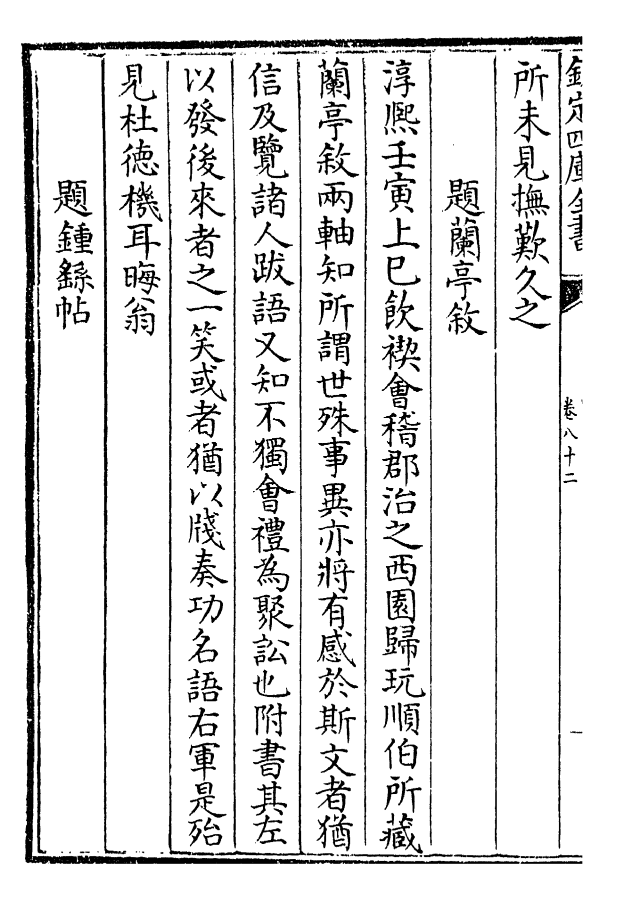
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他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黄庭經東方賛皆昔



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敘

淳熈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戕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為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令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嘗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顔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嘿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醻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

而已淳煕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為越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為蘄水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煕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

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

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名八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為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

聾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歎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熈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寇鄰援既絶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刻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彛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

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録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奔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令觀此四紙自趙德父来

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藁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脱畧是當為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録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令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嘆息淳煕九年重五日

潁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

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之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勾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併書之可乎

此乃陸倉闕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

予䟦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旣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熈乙巳孟夏旣望

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為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

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奔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亹亹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為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嵗甞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為先生甞見其詩而喜之也顧

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横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為書其後云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彛

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餱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强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

落之氣至於拄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録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强而南强令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熈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䟦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淛東王謝江山久

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竇君不知何許人及

居官歲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槩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無傳也礲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為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

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大病眩瞀不能致思為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余受其言

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頴川公所為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為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為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歳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艮齋受學長陽沖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為虛語乎哉

卷中又有同年趙彦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没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絶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来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諠譁之樂尤恨不得為坐上客也雖冠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閒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

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絶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説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

彶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為於世令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

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令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為之也而以今觀之其效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畬而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来異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

重於世至户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𩣡靷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吕公仁父甞為之傳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甞為書萬言

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呂
丈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
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書

跋馮君家藏誥

黄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
討賊鐸以都統檄名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盩厔而賊勢
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
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

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
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
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
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
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
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
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為之領率人徒崎
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

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劒邰之間為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絶予以為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為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

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為凡為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

疑之因録見寄而使審其真僞熹時為公言楊遵道記
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
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
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
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
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
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
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

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闕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為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為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

春二月乙卯諱一本作布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令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為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

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為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絧而緺得

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記所書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懺經疏祔母而始遷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為者豈其嵗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不唯於楊公

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某處璿為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作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後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

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覯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為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黄東始復就摹墨蹟礱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為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刋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為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為於公之意

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為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槀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晩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子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

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覲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黄君齊賢為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槖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為指畫乃得窺其大畧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藴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孫行令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温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艮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為助顧嘗竊為齊

賢深言古人為己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熒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髙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令觀之其言亦畧驗矣程侯為政寛易愛人意者前人為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

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盖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名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圻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吕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子士龍藏諸公所與往還書帖甚

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為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此亦可槩見因為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来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為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艮齋智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槀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為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葢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真可以畀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茍不公至令無聖賢葢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

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毁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説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東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僊遊長嶺廢置

跋閭丘生陰符經説

括蒼閭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潭水之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覯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説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為道

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令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鋭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為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别書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黄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榶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蹴觸

字按躨跜見靈光殿賦自為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惓惓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曽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

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内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子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

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
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
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吕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
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説命上説
命中説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
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

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

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説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説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説而更定此

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
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
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
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
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
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

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並與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

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垕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

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邠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為予言大䄍昭遰同韻此謂遰當為遭似矣然嘗讀王歧公集銘詩中用遰字正入昭韻則大䄍之遰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漢書敘傳則有符與昭韻者（高惠功臣侯表）區與驕韻者（西南夷兩粵傳）乃知大䄍本文誠不為誤而歧公用韻其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豦聲者噱醵醵平讀音皆為彊然則大䄍之遰當自彊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

復刊正之使覽者無疑焉景仁説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書

再跋楚辭協韻

楚辭叶韻九韋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説而闕焉近見閤皂道士甘夢叔説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黄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黄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

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為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怪獨晁氏自謂深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令乃自愧其昧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强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為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為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為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别本賓字

亦誤作嬪故或者因以為説雖實怪妄不足為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柳子厚貿嬪之云乃為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闕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説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説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説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曾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黄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来多見真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曽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舊讀徽録見曽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臾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来事變盖有所謂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

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停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猶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稿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脈者人到于今頼之厥功茂矣僊遊朱曾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

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

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来始得見於其来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

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書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黄榦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禨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羣公碑志書帖知忠

州使君之節槩才畧絶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髙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汨没於無聞者則有間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鄒忠公為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

畏哉黄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彦先家諸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潼浦高公之為烈也老矣南来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宫窺其逸稿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李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

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徽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為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為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為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為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

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茍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户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為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宣得此編而讀之

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竒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為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竒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檄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譏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

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令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録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為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

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晦庵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八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晦庵集卷八十三

宋 朱子 撰

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金邦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字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朔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名對便殿公言敵情詭詐和不可恃

宜有以待之又言敵勢雖强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失願益修徳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歔欷流涕也今觀歷陽龔君所纂中興忠義録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録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敵陷會稽車駕倉猝東

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師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敵人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懐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絶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有宋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録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録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襃著在信史不可泯没而

考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槱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録病中讀之蹶然起坐為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

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
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
子孫旣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
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
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令繕寫已具稿以
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擾攘之時而輔之以區區

之蘇綽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尚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為天下長計而令任策之臣更以蘇綽為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筭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餘年為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鄞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集本宇文黑獺之中材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

輔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為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
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
欲創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
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顧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
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日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上曰
俟叔獻有言義勇上番文字必是見制置司商量來
余曰此事似可為恐須待年歲間議之賜叔曰今募

兵未消又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為上言募兵之害終不可經久僉以為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為兩故也又五代禍亂之虞終未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故也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余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

背何補於制御之實令既以良民爲之當以禮義獎
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擇其鄉閭豪
傑爲之將校量加奬拔則人自悦服令募兵爲宿衛
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况不
至如此費官禄已足使人樂爲之陛下審擇近臣使
皆有政事之材則他時可令分將此等軍令募兵出
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
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上良以爲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稿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為未定也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録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

考焉紹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讐正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為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為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

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為舶司屬官嘗於其几閒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圍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

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葢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覺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他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篇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

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為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他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来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来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尹成既記之矣来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

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来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為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来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志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旣撫其

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賛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犂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

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覧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没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来手書二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

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絶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絶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歳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强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説無所不通

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慾為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

之誠竊懼其泯没而無傳焉惟吾子幸㡳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恵豈惟子孫頼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為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禄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髙逺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怛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强而僞為哉夫如是是

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
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
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
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
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於麻沙
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
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
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

叔通之詩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鑪風雪大撃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庵老人

跋呂伯恭書説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鵞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

心固竊怪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奥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恭父之内弟曾侯致虚鋟木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庶幾乎得其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

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强敵憑陵兩宫隔絶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辯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婾婧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旜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朔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

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絶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焉謹齋祓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

者其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内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熹謹書

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覘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鬱卷瞻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

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佘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佘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閫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真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

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吏事公於溫陵辱奬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朱熹書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巳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巳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

曰令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揭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録皆畧不書何哉柳宗

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令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埀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朱熹謹書

題趙清獻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来人才政事分為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曽文肅趙

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
惠州使君遊得觀趙公手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
三復而歎公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
之則又深惟其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
之自言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
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為禁錮忠
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北朝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
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

必不肯為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哉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元日癸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貧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

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詩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

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凜凜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吕舍人青溪類稿

紹興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

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絶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臾嗟嘆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

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濶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来

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盖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

哉特以秉彛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為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為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於此為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為教則公晚歲蓋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名對垂拱安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

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手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録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所次序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戒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

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于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耶因覽此卷為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讀

師爲師而遂以爲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　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右介父而誣公者耶此題何萬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

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宫葢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彞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説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輙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右鄰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誡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覩其真格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蓀之所以佑啓厥後者為亡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寅八月闕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艮齋與黄生詩

黄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盖有士大夫

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戊申晦翁覽而歎之為題其後云

跋高侯行實

濠倅高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為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為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

又使他人飾虚詞以賛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為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濰録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即世而卷

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
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
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
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文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

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
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
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
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
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
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
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

丘器用陶匏藳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

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

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决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跋魯直書戱祚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餞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為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王上戱祚已訓釋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甞及此也熹謹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晩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温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為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録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别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納誨之心可謂

切矣竊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王樞密手書而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秘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淵其後敵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王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

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吁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荒涼憯澹如在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畫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説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

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龎元英之居喪以禮蓋一事而屢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為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為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槀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草臨川石刻摹本丞相

益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番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為便蓋鄭侠所謂得時用勢舍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恱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邂逅感觸之初尤足以見其胸懐本趣之為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

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令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際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熹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已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為取政和新

儀鏤板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
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
趣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鏤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
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
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不下及
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始復
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繁冗幾不可
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熹亦名還

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目不能省文書顧念兹事得請之難而令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不能遍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宣之是為已得請於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力疾躬為鈎校刪剔猥釀定為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宫符屬縣且闗帥司并下巡内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熹到闗亦不能兩月而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囦乃以書来曰以公之拳拳於此也

謹已鋟木而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為敘其本末以視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此不止釋奠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楹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别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

幾来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為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為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跡於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宫間以視予因為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為仁

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欵但見其襟懷坦然意象軒豁論説縱横雜以詼笑傲睨一世若都無意於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

出巧思偉麗可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来居考亭往來坂得江文卿而與之遊文卿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者且言嘗次其遺稿得若干篇後為親友傳玩而失之獨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来者屬予書其事因為畧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即文卿先君子老而嗜學喜為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為忘年友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沖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歷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説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偬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来同

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為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絶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

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為先試以語之儻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讐正刋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令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説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盖嘗細考經之

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却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髙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脉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髙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髙醫以其贋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

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

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嘗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為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閣皂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為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歴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

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況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葆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

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覩名還之命也時覿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

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名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掞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覿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覿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

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黄仲本仲本慨然即為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

之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計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王仲至嘗薦使校中秘道書范醇夫位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以僧自隨因有經畧察訪大師之誚令日豈可復使館閣有編校大師耶令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荆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首以發觀者之一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扎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子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適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遊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兩

林之間渠清洺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

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来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来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竦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學問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雋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叅仲獨以老壽終為後進所髙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頼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

末有建人魏元履與叅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梴之後改拸之以特起為官數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襃邺焉元質亦有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叅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録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有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来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

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酬遂至盈軸爭新鬬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覺宦情羈思怳然在目諷詠不已為書其後慶元乙卯臘月望日遯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吴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史畧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以無傳也光禄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吕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節閒之句

令讀曽尚書所為銘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芾出此書以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鞫陳正彚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允閲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盖闕文也張閣守杭乞兼領花石事亦不見他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令年在貶所而渭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檜知其不專為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盖不為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持此事訴寃乃得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

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末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為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蔡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名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厚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為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

其仁恕頗為末減令宸翰猶藏趙氏或為刻石以傳於世矣然韋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袵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

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曩以急於禄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

初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

居福唐失此依賴殊用慊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

尤所感激浚再拜

初跋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

張公巳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歛然自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

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傚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闗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横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

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閒以視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蓆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渇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恵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邺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来頗復修

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令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来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産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敘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又

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

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晦庵集卷八十三